



峻 青 著

水落石出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水 落 石 出

峻 青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小冊子是峻青同志所著的“黎明的河邊”小說集裏的一個短篇。

內容是描寫解放戰爭時期，山東昌邑縣的一個莊子，因為有地主惡霸和國民黨特務分子的各種謀殺活動，羣衆發動不起來，再加上我們某些幹部的不深入下層，就給特務分子有隙可乘，造成工作上很大損失。後來，政府又派來了幹部，把羣衆發動了起來，把地主惡霸的假面孔揭穿了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被肅清。羣衆的階級覺悟，在這次反霸反特中也大大地提高了。

水 落 石 出

峻 青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河南中路 137 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廣 華 印 刷 廠 印 刷

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054

字數：34,000 開本：787×1092 精 1/36

1955年9月第1版 195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張：1-13/18 印數：0001-15,000

定價：(6) 一角七分

水落石出

一

一九四七年二月間，在山東昌邑縣的積善莊，發生了一件離奇曲折的人命案件。

說起這個積善莊來，倒要先交代一下這個莊名的來歷：原來這個莊子叫窮漢屯，有一百多戶人家，村民大多姓陳，另外有幾家姓鄭的。莊裏有一家地主，堂號積善堂，兒子在京做官發了財，產業置大了，名望也高了。覺得窮漢屯這個莊名，給他積善堂丟臉，於是，就把窮漢屯改成了積善莊。——這已經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，那時候，還是滿清時代，現在這兒已經是解放區了。這家積善堂的主人，現在也已經不是翰林而是「開明士紳」了。世事滄桑，時代從滿清到人民當家做主人，已經經歷了幾個時代了，積善堂的主人，從翰林到開明士紳，也已經更換了幾個主人了。可是，「積善堂」這金光輝煌的匾額，却依然高懸在朱漆大門的上面，大門兩旁的對聯，也依然是：

向陽門第春常在
積善人家慶有餘

話說的遠了，現在且回到這件人命案子的本題上來。

這是一九四七年春天的一個早晨。莊裏的陳永發老漢要到夏店去趕集，臨走前想起農會長陳福還欠他一筆錢，就去叫陳福的門。喊了多時，不見有人答應，他心裏發急，就從門縫裏用手指把門栓撥開，走了進去。剛踏進裏屋，忽然覺得脚下踏着一個軟軟的東西，低頭一看，啊！原來是一具鮮血淋漓的死屍，他嚇得大叫一聲，就跑了出來。……

消息很快的就傳遍了



全村。在這村作工作的林華同志，一聽說，滿頭大汗的跑到了陳福的家裏，他險些被這慘烈的景象嚇呆了。陳福被斧子劈死在灶口前面，他老婆被槍死在炕上，一個剛剛滿週歲的嬰兒，也躺在炕下的血泊裏，腦袋被斧頭砸得稀爛。……

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熏得林華直想嘔吐，他捏着鼻子，走出了房間，心裏說不出的驚訝和煩惱。這幾天來，新恢復區裏不斷的發生着暗殺事件，不少村幹部和積極分子遭了特務匪徒們的毒手。三天前，離積善莊四里路的大河南村的村長，夜間被殺了全家，昨天，路安村的農會長到區上開會天黑往回走，半道上被特務殺死在墓地裏。對於陳福全家的被殺，林華心裏暗想：這一定又是潛伏的特務分子所施行的恐怖手段，企圖破壞土地改革。

說起這個林華來，他是參加革命工作不久的知識分子，這次解放軍橫掃膠濟路，解放了大片三個月前曾被蔣匪軍侵佔的新解放區。上級抽調了大批幹部，到恢復區來工作。林華就被分配到積善莊來了。這時候，新恢復區的工作是開展訴苦復仇運動，準備在這個基礎上來進行土地改革。但因為這地區現在還是敵我拉鋸的局面，戰爭狀態並沒有結束，而且敵人散佈下的特務正在進行着各種破壞活動，所以羣衆的思想顧慮很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發動羣衆就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。林華這個人很是熱情，工作也滿積極，只是思想上還不夠艱苦，知識分子的架子還沒有完全放下，他住在寬敞明淨的祠堂裏，向村幹部

佈置工作，調查材料，却很少到又臭又髒的貧僱農家裏去，問或去一下，也只是站一站就走了。因此，他雖然到這村已經二十多天了，却仍然像浮萍一樣的浮在表面上，看不見真實的情況，因此，積善莊的工作到現在還沒有開展起來。現在，看到農救會長全家的被殺，他心裏就更加苦惱了。他想：階級鬥爭是多麼尖銳啊！土地改革工作還沒有真正開始，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，這對於羣衆的鬥爭情緒來說，是一個多麼大的打擊啊！這麼一來，羣衆更不敢動了。想到這裏，他的鼻尖上就滲出了汗珠。

走出了陳福的院子，迎面遇見了村長陳五。陳五把嘴靠近他的耳朵，小聲的問道：

「林同志，你猜這能是誰幹的？」

「很難說。你有一點線索嗎？」

「嗯，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。」

「你猜是誰？」林華着急的問道。

「準是鄭剛。」

「啊！鄭剛？」

「你還不知道嗎？莊裏這幾天像滾了鍋一樣，都說他從濰縣回來了。前天殺大河南村長的全家，聽說就是他們幹的。」

林華吃了一驚。他雖然不認識鄭剛，却很熟悉這個名字。剛到這莊上來的時候，他就聽村長講過：鄭剛是我們區中隊上的一個戰士，因傷復員回家。這次敵人進攻時，他叛變投敵了。和他一起投敵的還有積善莊的前任村長陳旺。關於這件事情，林華好多天都在納悶。鄭剛和陳旺，論成份都是貧農，論工作，也都曾經是積極的人物，一個是區隊上的骨幹，在剿匪中表現得非常勇敢頑強；一個是夏店區數一數二的好村長。在反奸清算中，他第一個領着頭，鬥倒了漢奸村長陳鳳翔。可是，這次蔣匪軍進攻，他們却都投敵了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現在，這個鄭剛又回來了，問題就更複雜了。工作怎麼搞？想到這裏，林華又抱怨起區委書記劉羣來了：這麼一個問題嚴重的村莊，只放他一個人在這裏孤軍苦鬥，現在又出了這麼一件案子，誰知道要發展到什麼樣子呢？——於是，他決意到區委會去找劉羣。

到了區委會的駐地夏店，劉羣正在開會。一見林華來了，就停止了講話，向他點了點頭說：

「你來得正好，老林。請稍等一會，會馬上就結束了。」

林華坐在外間，他聽見劉羣在繼續說：

「對於敵人，我們要打得準，打得狠。現在有的莊已經出了這樣一種偏向：只看到次

要的表面上的敵人，而却看不見主要的在暗地裏操縱的敵人。只看見狗腿子，却找不到他背後的主人。這樣鬥爭就不會徹底，羣衆就發動不起來。所以我們要深入調查研究，找出問題的真正關鍵。……」

林華心裏想：說都會說一套，可是到作起來，却一樣的乾瞪眼。

劉羣開完了會，林華把積善莊的情況詳細地向他報告了一下，最後，提出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說：

『根據我從各方面的調查和判斷，我敢說陳福的死和鄭剛、陳旺他們有關係。依我看，積善莊的羣衆不敢動，關鍵就在於他們兩個人身上。這地區，敵我經常拉鋸，他們兩個一天不捉到，羣衆的顧慮就一天消除不了。今天聽說鄭剛又帶着槍回來了。這一來，羣衆顧慮就更大了。所以我的意見，趕快派區隊在全區內進行清剿。另外，我要求，我們那裏最好派個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去。』

林華的意見，沒有完全爲劉羣所採納。他只是說：

『清剿倒不必。潛伏的特務，只有發動起羣衆來才能肅清。如果羣衆不動，特務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還不是一樣的認不清嗎？派人去是可以的，老周三五日內回來了，就叫他去。不過，你不要有依賴思想，熟悉情況不一定非當地人不可，問題在於你能不能深入羣

衆，依靠羣衆。至於陳福的死，到底是誰幹的，也值得考慮。陳雲樵近來怎麼樣？這事能不能有他的嫌疑？」

「誰知道？這人雖然是個地主，有幾畝地，可是表現的倒很進步。前幾天，他捐出了三石多糧來幫助本村的窮人度春荒。最近，聽說要土改了，他又要獻田。再說這個人過去也沒有幹過什麼壞事，甚至連保長都沒幹過。我到積善莊的時候，也懷疑他是不是在玩什麼花樣，所以對他很加防備。可是，我調查了這麼多的日子，却總看不見他有什麼活動。陳福這個事，雖然不能那麼一口斷定和他無關，可是，也沒有理由能說是和他有什麼關係。我想，還是離不了鄭剛和陳旺。」

「不，問題不能這麼簡單。去年敵人進攻以前，在那莊工作同志，也曾說陳雲樵很開明，和一般地主不同。現在應該明確起來：這種看法是錯誤的，你還是再好好地了解一下。」

接着劉羣就告訴他應該吃苦耐勞，深入羣衆、依靠貧僱農的道理。對於這些話，林華幾乎全沒有聽進去。劉羣對於他的意見的否定和懷疑，使這個自尊心很強而又性情急躁的人，覺得是很大的刺激，但是，他也沒有理由說劉羣的話不對。他的腦子此刻像一團亂麻一樣，越理越亂，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。

出了夏店，已經是黃昏時分了。二月的寒風，吹在他的臉上，他不覺得寒冷。臉，像火烤的一樣熱。

西方，正響着隆隆的砲聲，大路上，支援前綫的民伕、担架隊，像流水一樣地從林華的身旁向西流去；從西方迎面過來的是一隊一隊衣衫襤褸灰塵滿面的匪軍俘虜……。這一切，林華都沒有注意。他只是低着頭走，走。在跨過一條小河溝的時候，他漫不經意地踏碎了一塊薄冰，腳掉進了水裏，才把他從沉思中驚醒。他抬起頭來，只見積善莊已經近在眼前了。白色的炊煙，像輕霧一樣地飄浮在村莊的四圍，村東頭的那棵老槐樹上，成羣的烏鴉在呱呱地叫着飛旋起落。

天已經黑下來了。大街上冷清清地不見一個人影。他猛然想起了那血淋淋的陳福的影子，就本能地把手插進了棉衣袋裏，緊緊地握住了手槍的木柄。……

二

兩天過去了，陳福的死，還沒有查出個名堂來。

林華似乎覺得村民們對他更疏遠了，人們見了他都是遠遠地就躲開了。

一連兩天夜裏，村長陳五都帶着他到鄭剛家裏去搜查。但是什麼也查不到。只有一

個瘦得皮包骨頭的老媽媽伏在沒有蓆的土炕上，嗚嗚地直哭。林華生氣地斥道：

『哭什麼？你兒子來家過沒有？』

老媽媽一句話不說，只是哭。

夜裏，村子裏的狗不住氣的叫，鄰村也不斷地傳來了槍聲。上半夜，林華總是不能好好的睡下，只在天快亮的時候才睡一會。

這天早上，一陣咚咚的敲門聲，把林華從夢中驚醒。他警覺地推開了棉被，一翻身跳下了炕。睜眼一看，天已經大亮了。他的心安定下來，走上了院子，聽得街上人聲嘈雜。一開門，四個穿灰軍裝的區隊戰士，押着一個犯人走了進來。他從戰士手裏接過了一個摺成了三角形的信，急忙拆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林華同志：



我軍在攻克昌邑城的戰鬥中，俘獲了大批還鄉團和一部分叛變投敵分子。現已分別押送到各有關地方處理。積善莊投敵分子陳旺，也捕獲在內。茲派人押送你處。你可抓紧這一機會，在羣衆中醞釀訴苦，爲將來公審大會做好準備工作。老周三兩天內即去你處。特告。

敬禮！

劉 羣 三月九日

林華一口氣讀完了信，心喜得狂跳起來。他想：可好了，捉住了陳旺，羣衆的顧慮能消除了一大半。老周再一來，積善莊馬上就轟起來了。這時候，在他的腦子裏，就閃動着一個轟轟烈烈的熱鬧場面，他彷彿看到了羣衆都在高舉着拳頭怒喊：

『槍決陳旺！槍決鄭剛！』

下午，積善堂的陳老善人來了。

對於陳善人，林華在初來積善莊的時候，是存有戒心的。他常常暗暗地告誡自己：千萬可別上當，防備着一些。但是，這個戒心隨着他對陳善人印象的轉變，也就不自覺的消失了。現在陳善人親自來見林華了。他點頭如搗蒜似的和林華寒暄了一番，就捻着鬚鬚說：

「林同志，我老頭子向來是什麼事都不愛多管的。可是，今天有一件事情，勢非說兩

句話不可了。不知當講不當講？」

林華說：「老漢，你請講好了。」

陳善人長長地嘆了口氣說：「說起來，唉，真是沒有臉說。我先問你，真把陳旺捉着了嗎？」

『是的。』

『這就好了，我就是爲這個事來的。陳旺這個畜生，他所做的壞事，我就不必說了，林同志你都知道。他是我同族的一個姪子，雖然不算怎麼親近，平時也從不往來，可是，有這樣的姪子，我覺得是個恥辱。他不是人，他連條狗都不如。他領着還鄉團到莊裏來慘殺了十多條人命，這個壞蛋，死有餘辜。這個上辱祖宗三代、下辱子孫萬年的畜生，我不承認他是我們陳氏的血種。所以，我今天來請求林同志的事，就是希望政府能接受我老頭子的要求，立刻槍決陳旺，替死者伸冤，爲生者雪恥。林同志，我誠懇的要求你，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意見，我們積善莊的老百姓，將永遠地感激你。』

聽了陳善人這一席仗義執言的話，看到了陳善人的義氣凜然慷慨激昂的態度，林華深深地被感動了。他想：這個場面應該讓劉羣來看看：這個大義滅親的壯舉，你說不是開明是什麼？

坐在一旁的村長，也連連的點着頭說：

『雲樵叔的話很對。林同志，今天一早，就有不少的人來找我，要求槍決陳旺。我敢保，只要把陳旺槍斃了，再把鄭剛捉住，積善莊的工作立刻就開展起來了。』

林華心裏暗暗地說道：

『他們的話是對的。』

三

雖然已經是春天了，天氣却仍然像冬天一樣的寒冷，凍得龜裂了的土地，依然像石頭一樣的堅硬。濰河上的厚冰，依然可以載得住來往的行人。田野上異常荒涼，村莊裏也是死沉沉的。一陣陣旋風，挾着枯葉和黃塵，在積善莊的大街上飛旋。街上是冷清清地不見一個人影，家家戶戶把門關得緊緊地。只有到濰河沙灘上吃死屍的野狗，夾着尾巴，成羣結隊地在大街上跑……

林華把頭緊縮在肩胛裏，在街上蹣跚着。他的心裏，老是覺得空落落的，像少了點什麼似的。今天一天的忙碌，又使他失望了。原先，在他的想像中：由於捉到了陳旺，羣衆一定能熱烈地行動起來。可是，當他去找着村民們談話的時候，他得到的却依然是冷淡：人

們就像躲避瘟神一樣的避開他。正圍在街頭上閒談的人，一見他走來，就很快地走散了。正在迎頭走過來的人，一看見他，就一轉身，折向另外一條胡同裏去了。正要開門出來的人，一見他，就忙把身子一縮，撲通一聲，又把門關上了。……

他深深地嘆了口氣，心想：敵人雖然被打跑了，可是，敵人的威風和影響，卻沒有消滅，仍然在統治着羣衆。這能怪農民落後嗎？不能，他自信還不至於那麼幼稚。雖然當他在剛看到這些現象的時候，忍不住一陣陣冒火，可是，很快地他就把這個火轉到鄭剛的身上去。他想：鄭剛不捉住，羣衆休想發動。這就是個關鍵，一定要突破它！

夜裏，他做了一個夢：他像一個英雄，在鄭剛的家裏，親手把鄭剛擒住了。於是，積善莊狂歡起來了。婦女們、民兵們、老人們都跳着笑着，一幫幫、一簇簇，到村東大操場上去開公審大會。兒童團在尖着嗓子唱歌，呼口號。他在會上講了話，人們的胳膊像小樹林子似地舉着，要求槍斃鄭剛。他從口袋裏掏出了手槍，瞄準了鄭剛的腦袋，開了一槍。

砰！砰！槍聲把林華從夢中驚醒。起初，他還以為是夢幻中的槍聲。但是，很快地他就清醒了，他聽到槍聲就在他的屋子周圍不斷的響。他一碌碌從炕上翻下來，緊握着手槍，貼在門後的牆上。

『林同志，快起來，有情況！』是區隊上看押犯人的戰士小劉，在窗外的喊聲。

他輕輕地開了門，看了看那押在東廂房裏的犯人，就和小劉一起爬上了房子。

這時候，月亮已經爬到中天了。房子上、地上，都蓋着一層雪一樣的白霜。月光下，白霜閃着水晶似的冷冷的光。

村東頭，狗叫成了一片。

槍聲從村東頭上傳來，子彈怪叫着，從他的頭上，嗚嗚地向西飛過去。……

一會兒，村西頭也響起了槍聲，西街上的狗也跟着狂叫起來。……

「聽槍聲，怕有不少的人呢。」小劉說。

